

韩松：科幻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

■编者按：今年是世界科幻文学诞生 200 周年纪念，而中国本土科幻也经过了百多年的发展，从梁启超的《新中国未来记》，到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，从影响了几代人的《科幻世界》杂志，到现在走红国际舞台的《三体》，这既是一个文学领域的发展，同时也见证着大国兴盛的过程。在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之际，本报独家分享中国科幻“四大天王”之一、星云奖评委会主席韩松老师细数中国百年科幻史……

李兆欣

人类进入现代，最大的事件不是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战，也不是互联网的出现，而是技术进入加速轨道，似乎将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。后人类，奇点降临，失控……层出不穷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描绘着同一件事：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超出预测能力的未来。

这种种变化促人思考，并接受一个观念：我们都是人类这个整体的一部分。

这个观念在文化领域，化身为科幻的形象，以奇妙的故事和大胆的设想提出了问题：每个人的作为都会影响人类，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整体？我们将会遇到什么问题？我们该如何回应？

在玛丽·雪莱的笔下，技术造物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和如今人工智能的困境如出一辙；在威尔逊的笔下，异类、乌托邦、智识的消逝这些沉重问题，至今也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议题；在克拉克的笔下，宇宙的深邃让我们面对渺小的自我；在刘慈欣的笔下，逻辑的困境和物理学的可能性交相辉映，照亮我们思维未见的角落。

仅存的黄金时代大师，美国科幻作家·学者詹姆斯·冈恩如此定义科幻：科幻讨论变化，科幻视人类为一体，科幻提出宇宙观。正因为这三了不起的特性，科幻从弗兰肯斯坦肇始，就以边缘性的姿态拥抱变化，从现代性的角度关注人类的处境，在科学提供的宇宙图景中为人类找到位置。科幻文化，是科学支撑的强势话语，提供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共同叙事。在科幻的语境中，人类一直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。

科幻是思想的实验室，我们在科幻中领略科学的宏大和奇异，构想未来的可能性。手机、同步卫星、潜水艇、直升机、火箭、虚拟现实、技术抗抑郁、耳机……这些大大小小的发明和社会情景，都在科幻中预演之后变为现实。

除了技术想象，科幻是改变社会的公器，一直反映和影响着现实社会议题。在美国黑人权利运动中，是科幻电视剧《星际迷航》第一次让屏幕上出现了白人黑人角色的吻戏。在信息时代来临的前夜，是科幻小说作家文奇提出了技术奇点的概念，并推动了一代硅谷人投身于开创信息时代的伟业。在中国互联网的浪潮中，是刘慈欣的“三体”系列，为企业家和程序员们提供了描绘这个壮阔行业的概念。

科幻除了具有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想基础，更是因其描述未来想象细节的能力，成为通行全球的主流娱乐文化。科幻小说、影视、游戏，为人类提供了超越现实的无数个可能。好莱坞的特效大片，是美国文化输出的主力之一。同样，这也是中国文化行业正在追求突破的方向。只有具备了展示完美想象的能力，为受众呈现发生在可能世界的感人故事，我们的文化和思想才有可能跨越现实的隔阂，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科幻产业，就是文化行业的大国重工。

科幻两百年的发展，从欧陆的现代主义思想中萌芽，之后转移到利用工业和现代制度统治世界的英国，一战摧毁了欧洲将美国科幻送上宝座，二战之后日本复兴也制造了二次元幻想的神话。科幻的历史，就是世界各国各领风骚的接力演出。科幻，就是国家实力的晴雨表。

这背后所呈现的，是科技-想象-现实三者之间循环催化的过程，科技的发展推动想象的呈现，想象的展示带动现实的出现，现实的需求又强化了科技的进化。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，就是上个时代的想象，和下个时代的现实。作为发展的路标，科幻的价值无以复加。

在民族复兴的路上，中国将会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成员。这是一条挑战重重的路，而又无人在前成为我们的借鉴。要走好这条路，预见未来的能力至关重要。面对挑战，迎接变化，是中国文明延续至今的强大基因。我们也不缺乏探索自然的本领，和理解宇宙的哲学底蕴。但我们主动融入世界的心态仍然不足，自信承担人类责任的准备仍然欠缺。借助科幻的力量，我们可以为民族气质增加重要的一面。这不只是让中国文化传递给世界，更是关系到我们能否描绘切实可信的可能性，让全人类理解我们眼中的未来，从而支持甚至参与其中的问题。发展科幻文化，是中国独自攀登未来山峰的保险绳。

科幻预见未来，科幻塑造世界，科幻改变中国。

致敬世界科幻200年



▲《给孩子的科幻》发布现场，“给孩子系列”总主编北岛（左三）、本书主编韩松（右二）、刘慈欣（右一）等座谈。摄影：李牧鸣

部。中国科幻小说成为西方人主动翻译最多的文学品种之一，法兰克福书展上，到处都是《三体》。科幻大会、科幻图书展，能请到国家副主席到现场致开幕辞，这是魔幻小说、武侠小说、侦探小说做不到的……和现代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有关系。科幻是描述现代化尤其是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的一种文学。

科幻文学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镜子。刘慈欣的《三体》2010 年连载完毕出书，这一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同年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，2011 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。随后的 2014 年，中国出境旅游人口超过 1 亿，各种大宗商品占据世界第一，成为石油第一大进口国。中国科幻在这些节点中直接爆发，刘慈欣获得雨果奖，郝景芳获得雨果奖。大量的中国科幻引起世界关注，一些文学书都要请中国科幻作家参加。

这个解读，代表了对现代化的想象，对未来的关注，对中国未来的期望。

另外，还有一个理论认为，科幻的兴起，和现代化有关，但不是最根本的关系。别的国家也有现代化，比如东南亚四小龙，为什么没产生科幻热潮？科幻的巨大爆发只在某些国家产生，比如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苏联、日本、中国。这个理论认为，科幻是大国雄心的代表，真正的大国崛起过程，一定会伴随着科幻的热潮。

中国科幻的关注点

民族的复兴和责任 人类的命运和宇宙的未来

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总结了科幻的关注点。他认为中国科幻关注的主题，都是很尖锐的。在不同科幻作品里，主题都有“大国崛起”的母题：中国能否应对对未来世界的变化、国外的冲击和宇宙的灾难甚至挽救人类世界。比如何夕最新的作品《天年》，也是第 27 届科幻银河奖最佳长篇，就是设想整个世界进入冰期后，以中国为基地建立一个拯救人类的机构。吴岩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大学科幻专业授予博士学位的教授。

吴岩说，这是当今中国科幻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当然，还有更大的命题，有些科幻作家写得很远，在这些作品中，中国已经不存在了，整个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宇宙，在银河系中生存，比如江波的《银河之星》。角色仍然是人类，但每个人看不出是哪个民族，又像中国人又像外国人，名字可能是几个风格结合，哲学、技术也没有民族之分。这个“未来民族国家消失之后，会是一种什么情形”的命题，也成了科幻探讨的一个话题。

其他的命题，现在写得比较多的还有人工智能、医学、生命科学的进展对人的改变，后人类的命题等，很多甚至匪夷所思。

不同的科幻小说都探讨了人的终极命运，设想宇宙演化到最后是冰冷一团，这也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值最大原理，至少目前科学的主流观点就是这样。技术是第七种生命，任何技术发展任何阶段，都可能因为偶然或必然的原因消灭了生物本身。这短短几十年内，就诞生了好

“ 科幻最重要的是，让你在这个世界之外，还能拥有另一个世界，用那个世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。思路会多一些，角度也会更多一些，会看到事物之间不同的联系，会看到未来

实现了共同富裕……

之后因为种种原因，又有颓势。全国只剩下一家科幻杂志《科幻世界》，而且也有一段时间快坚持不下去了，甚至改名叫《奇谈》，登各种鬼故事、凶杀故事。当时这个杂志要是消失了，中国科幻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不会有我，不会有刘慈欣这样的作者。

除了文学领域，科幻中打破常规的变化，也影响着其他领域的很多人。这些人是在看科幻长大的，现在分布在各行各业：雷军喜欢科幻，马化腾、李彦宏也是科幻迷。

所幸慢慢坚持到后来，《科幻世界》通过搞活动、到校园去宣传、培养小作者，鼓励我们这些还在大学里的科幻作者去写……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，科幻突然开始复兴，一直持续到新世纪。按我的总结就是中国第四次科幻热。

科幻小说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副产品

随着中国的发展，中国科幻小说成为西方人主动翻译最多的文学品种之一

这四次热潮，回想起来很有意思。经常有人问，中国科幻为什么会有一些热潮，刘慈欣为什么会获奖，你们为什么会写科幻……科幻本来就是消遣性的读物，不是严肃文学，不可能去得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乃至诺贝尔文学奖。它和什么并列呢？魔幻小说、玄幻小说、侦探小说、惊悚小说、言情小说。但和其他几类又完全不一样，科幻小说可能是唯一在历史上找不到根的类型。其他几种都能找到源泉，比如言情、侦探、唐朝就有了。

很多人都在研究科幻现象，但把言情小说当成一个现象来研究的就没这么多。这些研究者可能认为，科幻小说是中国现代化的副产品，和中国的复兴也许有某种关系。比如晚清到民国，从洋务运动以后，也许是最显著的一个试图进军现代化的关键点，中国第一次科幻小说的热潮刚刚在这个时期出现，探讨了技术和制度制度的变革。第二次，新中国成立，从一穷二白到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，引起了科幻小说的共鸣。第三次，1978 年以后，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开始，而且进入全球化。第四次热潮中，除了刘慈欣、郝景芳在国际上获奖的亮点，全国知名的高校几乎都有科幻协会，正在改编成电影（网剧）的科幻作品大约有 130

今年是我到新华社第 27 年，第一次以科幻作家身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。科幻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想象力、创造力的缩影，这些年我国也出现了一个科幻热潮，尤其是刘慈欣获得雨果奖之后。我慢慢发现，国内喜欢科幻的人还是挺多的，很多人从小受到了科幻的影响。习总书记 2014 年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“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，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。”

今年刚好是世界科幻诞生 200 周年，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是 1818 年出版的《弗兰肯斯坦》。我年初去瑞士开达沃斯会议，这部小说就是在此诞生的，作者是英国人玛丽·雪莱，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。他们当时和朋友在瑞士日内瓦的湖畔度假，因为天气很冷，被困在一座别墅里没事干，比赛写作解闷。玛丽·雪莱写了这部小说，就此成为现代科幻的鼻祖。去年年底，世界各地已经开始纪念这件事情。

“导中国人群以进行，必自科学小说始”

梁启超、老舍都写过科幻小说，鲁迅在写原创小说之前先把西方科幻小说介绍到中国

中国科幻文学最早的引入者，是 19 世纪末一个叫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。他将美国爱德华·贝拉米的科幻小说译成中文在《万国公报》上连载。而中国的本土科幻诞生在 1904 年，和鸦片战争后的屈辱与寻求复兴有很强的联系。在清末民初，中国出现了一股巨大的科幻热潮。现在专门有一个流派就是研究晚清的科幻，为什么会产生，且很繁荣。其中写到贾宝玉可以开潜水艇，中国人上天入地，征服宇宙，未来的中国主宰了整个地球。和英国作家马丁·雅克《当中国统治世界：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》很像。

梁启超也写过一部《新中国未来记》，写的是 1962 年的中国。他设想那个时候世博会在上海召开，所有国家来开会的情景。如果把中国之后经历的几个战乱动荡时期去掉，刚好就是梁启超预言的时间。他写了很多设想，可惜未完。



▲韩松以科幻作家身份在新华社和读者交流。摄影：罗娜

■小资料

●美国心理学家、普林斯顿大学高特博士进行过一项大规模的研究，收集了大量的数据，根据接受状况来确定世界文学和传说中最重要的 100 名虚构人物，根据她的统计结果，第一名是哈姆莱特，贾宝玉名列第八，弗兰肯斯坦排名第三十三——它还为英语添加了一个新的单词 Frankenstein，一个最终毁了它的创造者的东西。

●鲁迅在《月界旅行》序言中，说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：“我国说部，若言情谈剑刺时志怪者，架栋汗牛，而独于科学小说，乃如麟角。智识荒隘，其实一端。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，导中国人群以进行，必自科学小说始。”正是为了“导中国人群以进行”，我国出版界才不断出版凡尔纳著作中译本。

中国已出现了四次科幻热

雷军喜欢科幻，马化腾、李彦宏也是科幻迷

新中国成立后，是第二次科幻热。被喻为“新中国科幻文学之父”的天文学家郑文光，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《从地球到火星》，当时引发了一股天文热。但那时的科幻小说大部分是模仿苏联，不少是大跃进模式的科幻小说。比如写农村的庄稼会长成金字塔一样；小孩去农村参观，看见前面来了一头大象，没有鼻子，原来是猪……那时幻想的中国未来就是不愁吃不愁喝的美好时代。但这第二次热潮因文革又打断了。

一直到 1976 年之后，第三次中国科幻热开始了。1978 年是标志性的一年，当时召开科学大会，科学技术成了“第一生产力”，科幻的大繁荣开始了。1979 年《科幻世界》杂志创刊，当时是中国唯一的科幻杂志，后来增加一些，现在又成了唯一。我们这些科幻作家的好多作品都是在上面发表的。和上一次不一样，这次不再是苏联的科幻模式，学习的对象基本是欧美科幻。到现在为止，所有的西方科幻作品差不多都引到中国了。我就是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到了科幻，非常震惊。那时《科学画报》《我们爱科学》《人民文学》等杂志都大量刊发科幻作品，比如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，后来还被拍成电影，是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。

我是 1982 年开始写科幻小说的，第一篇作品是写中国人要把大熊猫送到月球上去。刘慈欣那时就开始构思他后来非常非常多的杰作。同一时期叶永烈也出版了很多科幻小说，最有名的是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，加上漫画版，是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的科幻小说，大概有 500 万，超过了《三体》。中国后来仿佛就是按照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描述的未来走到今天的。回头看，简直就是全面小康的预言——出现了机器人、电脑、会飞的汽车、人造食物，还有很高级的学校，人们

■记者手记

本报记者李牧鸣

9 月 26 日，很庆幸赶上了韩松老师的“科幻世界漫谈”。一下午科幻时空，穿越百年。之前若干次约稿、联络，和韩老师算是不太熟的老相识。虽然我作为老编辑给实习生讲经验时也强调过，无论采访对象是谁，记得不要站在粉丝的立场，不然容易被名人的光环晃得过于盲目，失去客观。但此时，这个原则似乎有些失效——当然，要签名是以粉丝身份，听讲、记笔记、整理录音回归本位。

韩老师当天的主题是中国科幻史回顾。老实讲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科幻爱好者，也是订《科幻世界》，看凡尔纳小说长大的，《地铁》《三体》等都读了至少三

四遍。然而听讲过程中，惭愧地发现对于真正的科幻世界，尤其对科幻中国的了解，着实只是管中窥豹。

之后，未及细编稿，捧着整理出的近万字采访录音，按图索骥先后采购了两箱科幻小说，包括《中国百年科幻史话》等参考书。整个十一假期没出门，啃书啃到现在，又趁着某网约稿活动，继续补货两箱。王晋康的《逃出元宇宙》、江波的《机器之门》、何夕的《天年》甚至“只因当时年纪小”只闻其名未读其文的《月光岛》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……一口气下来读得浑然忘我，相见恨晚。

作为一个不跑口且跑龙套的非专职记者，写稿子最大的乐趣就在于，每回都能以此为契机，撬开一扇曾经窥探很久

在科幻和科学间游走

的大门，在吱呀呀一阵作响后，门后的奇光异彩为自己的生活又注入了一道光。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，但这道光可能照出了记者曾经叶公好龙般的自大，更清醒地看清自己的短板，进而谋求头脑中的量子跃迁。

上周末参加诗人北岛策划出版的《给孩子的科幻》一书签售活动，按韩老师的话讲，一个诗人和两个科幻作家坐到一起给孩子编一本书，这件事本身就“很科幻”。更“科幻”的是，现场听几位大咖座谈并蜿蜒排队等签名的几乎都是成年人。正是如此，才彰显科幻的魅力，这扇门、这道光，似乎自带保鲜和穿越功能，单当成儿童读物，倒辜负了科幻的原生魅力。

几种——核武器、纳米技术、人工智能、合成生物学、在实验室里制造病毒……《未来简史》中也讨论过这个话题。

诗人北岛同样关心科幻，他刚刚策划出版的一本书，就叫《给孩子的科幻》。他认为中国的小孩一定要看科幻，不能光读诗，未来的种种可能性，在科幻里都写到了。

■快问快答：

问：出版了几部新书后，对生活有什么影响？

答：科幻最重要的是，让你在这个世界之外，还能拥有另一个世界，用那个世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。思路会多一些，角度也会更多一些，会看到事物之间不同的联系，会看到未来。

问：兴趣爱好在工作之外，还能完好地保存下来。您是怎么坚持的？

答：也不是特别坚持。另外，除了本职工作，还要保持对世界的另外一些兴趣，其实互相之间是有帮助的。

问：科幻未来会不会成为取代主流文学的体裁？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在消失吗？

答：技术成为当代一个重要的主题，科幻小说应该提高文学性，主流文学也要关注“技术改变人性”。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石黑一雄的《被掩埋的巨人》，也是魔幻风格。美国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库尔特·冯内古特的成名作《五号屠场》就有科幻元素。今年好几个主流文学作家开始写科幻了，比如李宏伟的《国王与抒情诗》，非常好。

问：好科幻的标准是什么？

答：科幻一般是有一套“国际标准”的。

第一就是想象力，区别于一般的文学，超乎常人的想象、陌生感、疏离感，像上帝一样建立一个陌生化的世界，但同时可能像上帝一样在建立一秒钟后砸碎它。

第二，科幻小说不是魔幻小说，所以哈利·波特虽然得过雨果奖，严格意义不是科幻。它要和科学技术相关，好多科幻作者对前沿科学都有所了解的，完全瞎想，或者完全根据情感去想，不是好科幻。这回好几个主流文学作家转过来的写的科幻，都没进入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评选。

第三，科幻小说还是类型小说，所以我写的书，从这个角度也不像科幻小说，有人说我是一个边界的破坏者。正常的科幻应该是刘慈欣、江波、王晋康、何夕那样的。

第四，好的科幻小说要有思想性，这和一般的言情、武侠有区别。要提出一个命题，而且设想如果这样会怎样。

最后一个，文学性。科幻的文学性现在还不太够。如果这五个标准都能达到，就是好科幻。科幻电影还增加一个标准，视觉场面。

（本文据韩松老师和新华社科幻爱好者座谈内容整理）

而最现实的意义可能是，又一个焦虑的中年老母得以焕发新生。